

## Research on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Minority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Key Competency

Wu Xiao-fang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ies of China, Shanghai 200083, China

**Key Words:** key competency; minority colleges;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Abstract:** Key competency has been the key word in the area of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world. The newly-issued Senior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China has drawn public's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key competency, and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and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 minority college.

### 核心素养背景下的民族高校语言教育规划研究

吴晓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上海，200083

**摘要:** 核心素养已成为国际教育改革的关键词。2018年3月15日，《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一经发布，核心素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核心素养面对全体人，应该贯彻在教育体系各个层面。“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民族高校要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教育目标。本文以语言教育规划理论为框架，基于高校语言教学的现实情况，探讨民族高校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语言教育规划工作。

**关键词:** 核心素养；民族高校；语言教育规划

#### 一 引言

进入21世纪，世界多国和国际组织都将“核心素养”作为教育改革领域的热点，制定新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法国颁布的《知识、能力和文化的共同基础》中提出了学生应具备的五类核心素养，首条就是掌握法语和一门外语；美国在坚持传统基本素养的基础上，强调社会实践中的语言沟通能力对核心素养的推动作用；英国主张将学生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作为制定核心素养的关键指标；日本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包括语言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外

语能力、注重传统文化等素养。经合组织（OECD）定义的核心素养，旨在培养学生将已有的认知能力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欧盟(EU)发布的核心素养框架，鼓励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sup>[1]</sup>。虽然每种框架都以本国本地区的历史发展和国情为基础有所偏重，母语和外语能力都处于框架内最基础最重要的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强调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对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目标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我国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sup>[2]</sup>将素质教育推进到对教育本源的追溯，聚焦人的发展而非知识的灌输。对“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的关注使教育改革回归到教育的本质。这与教育语言学的学科目标——满足受教育者的语言发展需求，促进受教育者的母语能力、双语能力或多语能力的提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谋而合。教育部于2018年3月15日颁布了《英语课程标准的修订》，提出以英语课程建设为依托，旨在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品格、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等学科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少数民族的语言情况较复杂，将核心素养融合到民族高校语言教与学的过程是我国教育改革适应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核心素养，分析广西民族高校语言教育的现实问题，提出少数民族高校学生素养的内涵；并以库珀（cooper）的语言教育规划理论为基础，为民族高校语言教育规划提出建议。

## 二 语言教育规划框架内的核心素养

教育最重要的手段是语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要交流媒介也是语言。教育通过语言来实施，其内容通过语言来传递，其目的也往往通过语言来实现<sup>[3]</sup>。因此，语言教育规划是教育工作的前提与基础，调节语言资源的分配，使语言功能发挥到最大化，促进教育领域的生态化发展。

### （一）语言教育规划的理论框架

语言规划“源于人们对语言现状的不满”<sup>[4]</sup>，是一门以现实问题为驱动力，联系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跨学科，通过制定语言计划来达到解决语言问题的目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亚非拉许多地区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新兴国家，语言教育问题突出（如官方语言的确立，扫盲运动等），通过语言规划解决语言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

阶段，语言规划的目标是统一标准语以消除语言多样性带来的交际混乱。由于“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理念并未实现社会的繁荣发展，七十年代语言规划研究走向低估，进入批评、质疑和反思阶段。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性，生态观”的思想确立了语言规划的资源观，关注人的语言权力和语言发展与整体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语言多样性成为语言规划的重要目标，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力也成为主要课题。国外许多学者都尝试构建语言规划的理论模型。其中，豪根用来表示语言规划全过程的四格模型最有影响<sup>[5]</sup>。

**表 1 豪根语言规划模式，1983**

	形式（政策规划）	功能（语言培育）
社会（地位规划）	1.选择（决策过程） a.确认问题 b.分配规范	3.实施（教育传播） a.修正 b.评价
语言（本体规划）	2 符号化（标准化过程） a.文字系统 b.语法系统 c.词汇系统	4.细化（功能发展） a.术语现代化 b.语体发展

库珀将豪根理论模型的实施部分独立出来并加以细化，首次将“语言教育规划”引入语言规划领域，使这门学科获得发展和扩大。他在《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中提出语言规划的分析框架，从八个方面分析语言规划活动，即：什么样的规划者，试图影响什么样的行为，针对什么人，为什么目的，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采取什么决策过程，达到什么效果<sup>[6]</sup>。这八个要素涉及到学校教育中的决策者、实施者、学习者、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资源与评价，涵盖了语言规划的宏观微观各个层面，给语言教育规划指明了研究方向。语言教育规划被视为实现语言改变的最有效和最有影响力的方式，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重要实施过程。学校和教室是研究语言教育规划过程的最佳场所，可以清晰呈现出语言规划的创建、阐释、实践过程和效果。

## （二）中国特色的核心素养

全球化时代对语言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提高国民综合素养和全球胜任力成为国际社会教育研究的中心。核心素养（Key Competencies）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被称为 21 世纪能力（21<sup>st</sup> century competences）或 21 世纪技能（21<sup>st</sup> century skills）。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sup>[7]</sup>”。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发展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综合表现，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sup>[8]</sup>。核心素养的提出，使教育理念由传统知识本位向学习者本位转变，也为语言教育规划提供了新的指导。语言教育规划，是国家或当地政府通过教育政策来影响语言地位，语言传播和语言学习的一种语言规划，通常都与政府规划紧密联系。核心素养的提出并不是对语言本体进行的规划，也不涉及语言的实际改变，而是试图改变受教育者学科学习方式，帮助学生形成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需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注意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背景下，核心素养为教育系统确立教学目标，提高教师素养、转变教学方式和改革课程内容成为关键环节。

## 三 民族高校核心素养调查

语言教育规划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旨在发展和维系某个语言生态或是语言环境中个人或团体语言能力发展，是满足该语言日后社会、机构和个体需求的一系列教育措施规划，同时也与宏观教育政策形成联动机制<sup>[9]</sup>。广西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与越南接壤，是壮族，汉族，苗族，回族，彝族等 12 个民族的居住地；境内语言资源十分丰富，有粤语、官话、客家话、平话、湘语、闽语六种汉语方言，是我国汉语方言种类最多的省区之一，呈现出多语种多文化共存的局面，形成广西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特色，造成语言生活也相当复杂。2017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继续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和普及；保障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权利；在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统筹下加大濒危民族语言保护，并构建语言资源服务系统。因此，民族高校应通过语言教育规划活动发挥管理和调节语言的传播、学习和使用；保护语言多样性，维

持语言生态平衡。因而，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提高适应未来生活的全球素养，对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有着积极作用，也对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以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为例，研究分析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使用和学习情况，以及教师对核心素养的认识与实施问题。研究选取本科层次三年级的旅游管理、市场营销、信息计算、数学教育、食品科学专业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以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使用状况和语言学习情况。这些学生分别来自南宁，崇左，柳州，百色，桂林，河池，贺州，来宾和桂平。首先学生在家庭交流中，选择母语（壮语、苗语、侗语、彝语、瑶语、西南官话等）的占 92.7%，普通话的占 7.3%；在课堂师生交流中，选择普通话的占 95.3%，母语的占 4.7%；在课堂以外的学校环境中（如宿舍、食堂等），选择母语的占 88.1%，普通话的占 11.9%。英语、泰语和越南语的使用仅限于课程中使用。可见，不同的语言有自己的“专属领域”。其次，71%的学生认为普通话水平差异影响英语的学习，在英语课上更多地依赖母语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普通话作为外语学习的中介语，有待提高。其次，93%的学生认为，课堂外语教学可以提高英语单词，语法，句法知识；92.6%的学生表示对自己的英语能力不自信，不愿用英语交流；94.3%的学生认为外语听力难度很大。84%的学生对对象国的语言文化（地理，政治，经济，历史等）不关心，不了解。最后，高达 96.8%的学生表示学习动机就是通过外语水平考试。同时，由于该校汉族教师居多，研究选取来自安徽和湖北的两位英语专业的教师，通过访谈的形式了解他们对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认识和外语课程改革的实施。教师对“核心素养”停留在概念的层面；教学仍以应试考试为教学目标，过度强调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发展；教师缺少少数民族文化的学习；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局限于教材，而英语教材基本以传播外国历史文化为主。

#### 四 少数民族高校语言教育规划建议

##### （一）少数民族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

我国少数民族学生接触的语言资源丰富，语言学习环境也较复杂；面对着全球化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环境和“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的国内环境<sup>[10]</sup>，发展“核心素养”是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途径。核心素养不代表学科内单纯的知识和技能的增长，不针对具体的学习行为，而是个体本身应该具备的内在化的综合品质。本文立足国情和地区实

际,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提出少数民族高校学生语言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

1. 学生应发展语言学习能力,具备母语和普通话的沟通能力,以及运用外语交流(英语、越南语、泰语等多语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少数民族学生基本处于三语环境中,对母语和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感情,同时也认可普通话是表达个人想法和感受,实现个体与社会互动中的必要手段。受自我或社会需求的驱动力,少数民族学生意识到外语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由于受学习年龄、学习条件和普通话水平的制约,学生外语能力较弱,但有强烈的学习动机。

2. 学生应在语言学习中,培养理解和鉴赏中外优秀文化的文化品格和思维方式,培育中国情怀,拓展国际视野,增进国际了解。外语学习要融合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少数民族学生要具备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达中国梦的理念;同样,学生要具备用中国话讲外国故事的能力,才能更好地与多元世界交流。

3. 学生应具备团队合作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解决现实冲突;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少数民族学生要掌握思考和交流的语言,培养批判性思维,培养文化包容性,能在灵活多变的情境中,进行观察、实践、反思,发展分析、评估和推论的能力,形成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必备能力。

## (二) 少数民族高校语言规划建议

学校语言教育是语言政策落实的基本途径。本文以库珀的语言教育规划框架为理论指导,探讨核心素养背景下民族高校语言教育规划活动。

### 1. 规划主体和规划对象

语言教育规划是多层次的规划流程,为语言教与学确立了政策背景。规划者可以是超国家组织,国家政府部门,特殊团体,社会或宗教团体,各级学校,甚至是个人。教育部门通常被认定为具体语言规划的主体。宏观上,要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颁布的教育政策为指导思想,以省教育厅的教育政策为具体依据;微观上,民族高校要发挥高效的职能进行人力规划:教师要关注语言教育政策,并在课堂实践中调整语言教学模式。因此,教师既是规划者,又是被规划的对象。民族高校教师是核心素养付诸于实践的关键环节:要时时关注教育领域中的语言政策,更新教育思想,了解学生的实际需求,调整教学方法,提升自身知识能力素养。在教育场域中,语言规划的对象是政策文本涉及的所有受教育者。

## 2. 规划过程和规划目的

语言规划涉及母语、双语及多语的教育，帮助受教育者建立以“核心素养”为核心的语言学习活动观，促进语言观“工具观”和“人文性”的融合，形成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语言学习新模式。语言规划要提高学生学习和运用语言知识和技能，以此帮助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知识，汲取世界文化精华，传播中华文化；引导学生学会监控语言学习策略，重视平衡母语、普通话和外语在语言学习中的相互关系；学会适时调整学习目标和学习进程，以语言知识和技能为基础，培养具备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为适应未来生活奠定基础。也就是说，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语言教育规划工作的目的，民族高校语言教育规划关注的焦点是通过外语学科教学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核心素养。

## 3. 规划环境和规划方式

我国坚持推行保障各民族语言平等和推广普通话的政策，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广西教育厅在 2013 年提出用现代技术手段抢救民族语言：“将进一步加强壮汉双语语言教学；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开展世居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调查、抢救和保护工作；加强广西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传播广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sup>[1]</sup>”。可见，我国实施促进型的民族语言政策，政府各级部门分配资源支持少数民族语言的正式使用。

外语课程建设为培养民族高校学生核心素养提供了新的构建途径。首先研制以学科核心素养为纲的课程内容标准，坚持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文化品格取向，为学生就业和终身学习构筑发展平台。外语学科必修课程内容应面向全体少数民族学生，不仅包括外国文化，还要涵盖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广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民歌，医药，银饰，都应成为课程规划的内容；针对不同学生的成长环境和语言背景，开设具有民族独特文化内容的选修课，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例如壮族的三月三歌节，侗族的风雨桥，苗族的踩花山等。外语课程要培养学生分析中外文化异同，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其次，倡导指向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外语学习活动观。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教学方式的变革，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教育手段，科学地组织混合式教学，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以学生需求为依据，选择多媒体和智能化的教学手段，设计具有综合性，关联性

和实践性特点的英语学习活动。以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提高学生深度学习的能力。鼓励学生表达个人观点、意图和情感态度，提高获取、阐述和评判语篇意义的能力，发展多元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最后，强化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教学与评价的指导性。将学生素养考察和评价融入到尽可能真实的情景中，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学生特点，以实测性评价推动适合民族学生的教学改革，形成独特的民族语言评价体系。同时，高校要重视发展教师素养，“通过教师角色的转变，让教师在教育行为上形成与‘核心素养’相匹配的行为文化<sup>[12]</sup>”。

#### 4. 规划决策和规划效果

少数民族高校语言采取的决策过程，要在生态语言学视野下，将国际教育、我国利益、社会发展需要、学生核心素养、课程建设、评价体系和教师发展视作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整体，孤立地研究任何一部分都无法制定行之有效的语言教育规划。库珀提出，语言规划是“旨在通过语言符号的习得，结构和功能分配而影响他人行为的一种长期细致的努力（和追求）<sup>[13]</sup>”。由此可见，语言规划的效果是通过语言教育政策在各个环节的实施情况而定。规划者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效果甚至是社会工作实践进行反思和调整，是一个动态过程，是需要时间检验，切不可操之过急。

## 五 结语

世界各国积极推进核心素养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立足国家教育发展实际，面对全体受教育者，开启了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指引的教学改革。2017年10月30日，国家颁布了《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2018年3月15日，历经反复修订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发布，引领教育改革方向与进程。以语言教育规划为改革途径，发展少数民族高校学生的“核心素养”，关系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是语言教育规划工作的重中之重，体现了语言教育的国际发展趋势和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育人导向。我国多民族多文化的现实和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学习特殊性，要求今后的语言规划工作要将国家利益、社会需求、受教育者“核心素养”发展相结合形成规划网，以语言学和相关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为指导，解决少数民族高校语言教与学的具体问题。

作者简介：吴晓芳（1984-），安徽淮南人，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生。专业，语言战略与语言政策学；研究方向，教育语言学。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街道东体育会路411号上外生活区，200083.



联系电话：15721253912

### 参考文献：

- [1] Rychen D S, Tian A. Developing key competence in education: some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experience[M]. Paris: UNESCO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2004.
- [2]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会. 北京师范大学, 2016,
- [3] 梅德明. 教育语言学的学科内涵及研究领域[J]. 当代外语研究, 2012.
- [4] Haugen, E. 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 [J].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59.
- [5] Haugen, 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us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J. Cobarrubias and J. A. Fishman (eds.) Progress in language Plann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83.
- [6] Cooper, R.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7] 习近平,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北京, 2016, 12, 7.
- [8] 林崇德, 21 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9] 沈骑, 中国外语教育规划: 方向与议程[J]. 中国外语, 第 14 卷第 5 期, 2017.
- [10] 陆俭明.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搭桥[J]. 文化软实力研究, 2016 (2) .
- [11] 蒋雪林, 董兴生. 《广西将用现代技术手段抢救民族语言》，中国民族报, 2013 (1) .
- [12] 王又新, 王中华. 核心素养是视角下教师文化变革研究[J], 中小学教师训, 2017 (4) .